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零七回 水火無情久出炎涼之界 蛆蟲可厭不污清白之躬

素臣見玉奴這般光景，好不疑慮，忙令文恩去扶他起來。文恩早已凍僵，動彈不得。素臣無奈，只得將玉奴一把提過面前，拉住袖口，方才立定，問道：「裡邊聲響，究竟為何？莫非他們都在戲耍筋斗、虎跳，用力太猛，有傷筋梭骨的事嗎？」玉奴對面站著，方覺身上漸有暖意，勉強答道：「那裡能做玩耍之事！連太后、東宮、正妃、側妃，差不多要僵了，老爺須去急救才好！」素臣失驚道：「原來別處更冷，你可把這兩個會修養的馱去，把僵的宮人踹踏些轉來，便可做諸般頑戲用力之事。太子等可即令宮人用力揉挪，把本身中五志之火，一齊推動，舒發出來，便不怕冷。如有一切酒漿，燙熱吃下，亦可驅寒，除此更沒法了！」文恩道：「滿廊滿院，俱是冰凌；布了天羅地網，眼目又看不甚清；小的空身走來，還只顧跌交，怎能夠馱人？膳房裡剩有幾壇粗酒，幾壇細酒，兩三壇火酒，只卻生不起火，除非冷吃，也沒人去拿。」素臣道：「你這樣子真個不好，玉奴、阿錦，可把文恩擺弄，此時事急，也顧不得了！」把修養宮人，一手一個抱起，懷揣綢繆數個，大踏步往太后正房而來。過著幾院雪山、幾廊冰窖，已把兩個宮人凍得齒牙相擊，放進房去，須臾，踏轉好幾個宮人，便令踢毬玩耍，上床將太后、太子推運。素臣在外覺冷，做一會八字動功，即便暖和。見太后房裡，已有一十二人生動，便令各處擺弄僵臥之人。僵臥者既得和活，擺弄者亦愈暖熱。因把兩個修養宮人，復抱向正妃房中，如法而行。覆身回來，見自己院中，亦積數尺冰凌，簷廊之下，亦堆至盈尺，驚問其故。文恩道：「老爺進去了一會，便如各處一樣，打落下來，想是見老爺出來才住的。」素臣道：「太后等雖已活動，再有酒去一暖，驅出寒氣才好。膳房我不認得，須抱你去。」文恩道：「小的被妻子們一頓擺弄，和活起來，自己又做了些動功，此時已經復原，原要去擺弄眾內侍們，領著老爺去便了。」於是文恩在前，素臣在後，文恩一滑，即被素臣一提，直至膳房，未曾跌倒。一壇粗酒，一壇細酒，一壇火酒，分傾大灶上三隻大鍋內；文恩起火，再燒不著；素臣走去，一燒便著。文恩道：「怎火也怕老爺，一吹就通紅起來，這也是正氣辟邪之故哩！」須臾，各鍋俱熱，吩咐文恩去擺弄內侍，給與粗酒、火酒。自用三把大壺，分裝粗、細、火酒，飛奔太后房外，令宮人把細酒斟送太后、東宮，把粗酒、火酒分給眾人。覆身出來，再用壺裝送至正妃房中。然後自己用勺，就鍋而飲，飲至半酣，把剩下的酒，都收拾進去，分給合房婦女。自此人人骨暖，個個顏酡。暗想：明日不知又用何術？太后等今日已經受餓，當預為之計。因把廚下一口木灶，並應用器皿柴炭，及膳房內酒、米、鳳魚、臘肉等物，搬運至房。看那冰雹，竟如有眼睛的，跟著素臣旋落，院外尚在散落，院中處處冰山。素臣發怒，大吼一聲，把半空中冰雹喝退一半，漸漸收小下來。夜裡眾宮人一有寒冷，便各尋事，頑耍用力。素臣仍伏桌而睡，忽覺懷內有物撐動，心裡一驚，認是裹著的王女。忙把胸前衣服解開看，只見一個年少女子，鑽出頭來，滿面光華，姿容絕世，像是何處見過，卻想不起。那女子道：「小奴蒙相公青眼，垂愛多年，今當辭相公而去。」素臣道：「便是我愛你極的，怎忍舍我而去？」女子道：「愛而不用，徒愛何益！明日若並舍妹見棄，則不特小奴不能終事相公，舍妹亦將辭相公而去矣！」素臣心中覺不忍舍，用手抱住，女子把手來推，忽然驚醒。恍然道：「此霄光之靈也！滿宮昏暗，正該用此珠之時，怎我一時懵懂，置而不用？宜其求去也！」當即思所以用之。因不復睡，走出院中，搬取冰塊，放滿鍋內，令玉奴等起火，燒滾三鍋開水，裝了兩壺，取出明珠，耀著光芒，先送太后房中，次送正妃房內，餘與合房婦女同享。眾人久絕湯水，如飲甘露，快活非常。素臣搬冰煮粥，照前分送。連煮幾次，並問文恩、單吉兩房路徑，送粥與之。

到得天明，合宮之人，無不飽暖。誰知冷便過去，熱已漸來，初時還只認熱粥之故，漸漸的脫去外蓋，層層解卸，只剩單衫，仍是煩熱。到得後來，竟似罩入蒸籠，絕不透氣，鍋中水沸，灶內火炎，滿身皮肉都要腐爛一般。素臣送飯進去，見各廊院冰凌，俱化為水，如煙如霧，太后房中，人人喘氣，個個頭眩。素臣記起霄光夢中「明日並棄舍妹」之言，忙在袋內，取出辟暑神珠，命宮人懸掛。登時滿室生涼，喘者立止，眩者立清。太子出房，跪下便拜道：「合宮承先生之賜，不啻生死肉骨！但褻瀆先生，至於如此，寡人何安？熱雖酷毒，不如冷之人人僵直，當命宮人出取，不敢重勞先生也！」素臣慌忙跪下，扶掖起來道：「昔武子曾納橐，之推並割股肉，區區奔走，何足言勞？如宮人可代，即當仰承令旨也。」宮人奉旨出外取飯，摸著牆壁，尚是難行，如何能捧持食物？素臣因找一根長竿，把霄光高揭，滿宮發亮，如月中天，宮人們方得搬送。送至正妃之房，房中宮人已俱熱倒。太子忙令把辟暑珠去救轉，把兩處並為一處，都搬至太后正寢中一間大房之內，仍把辟暑珠懸掛在正中一間房裡。因想起內侍們來，命宮人去看，除文恩、單吉兩人尚未熱壞，其餘俱已熱倒在地。忙吩咐解珠去救，救得轉來，太后房中宮人，又人人發喘。只得三回五次，往返輪救。惟素臣房內，常如早春，不覺甚熱，流水的煮飯燒茶，以應合宮之用。

太子暗忖：有了明珠，這烈火地獄是不怕他的了！那知到了午後，忽然滾進幾個鬥大火球，齊聲爆響，爆作百十個小球，滿房滾跳。滾著腳的，便燒裙褲，跳著頭的，便燒鬢髮，扯救不及的，把週身衣服燒燬，有光了上身，捧著兩乳，有赤了下身，掩著陰戶，又羞又痛，嚎哭之聲，沸泛盈天。只有太子、真妃兩人，火球跳不著。太后、正妃身上，便只顧要滾跳上去，虧得太子攔撲太后，真妃攔撲正妃，尚未被燒，其勢卻甚危急，忙著宮女求救素臣。誰知一個出房，即一個被燒，燒得寸絲不掛，哭將進去。

素臣聽見裡邊一片哭聲，情知有異，忙趕入內。正見一個宮女出房，被火燒衣，想著嗣元之事，忙吐一口唾沫過去，登時火滅，只燒去半條裙子。太子聽見素臣在外，忙叫：「先生快進房一救！」

素臣跨進房去，見滿屋火球滾跳，宮女有渾身精赤的，有赤上、下半身的，其餘焦頭燎髮，燒衣破褲之人，不計其數。不覺勃然大怒，■目直視，喝道：「妖僧賊道，怎敢無禮至此！」只那聲喝裡，眼光所到，火球隨即消滅。只見文恩飛跑而來，說道：「外面除小的及單公公兩人外，其餘都被火球燒壞，用水去潑，如澆油一般，更加發熾，請老爺快去一救！」素臣急急趕出，如前喝視，亦即消滅。無奈火球有眼，一俟素臣出外，即在內滾燒，等得進來，又在外滾燒，弄得素臣沒了主意！後想起嗣元火球總翻滾不上霄光珠，辟暑自應較勝；因令宮人解懸當戶。自向文恩房內，令取溺桶，解下半桶溺來，將草薦浸濕，攤放門檻之上，把單吉並作一房。果真火球翻滾，離珠及溺薦尺許，即復轉回，不能入戶。

素臣方得脫身回房，只見當門掛著被單，掀開進去，見房內宮人，燒衣破褲者無數，顧問玉奴，卻見玉奴鬢髮半焦，不勝詫異。玉奴道：「老爺出去後，先有一個小火球滾入，後有十幾個大小火球滾進，觸著便燒，勢正利害。卻值玉奴把拔河河兩條被單解開，要鋪入棉被，一個火球跳上頭，把頭髮燒著。玉奴倉卒之間，把被單一掀，發上之火一掀即滅，便隨手甩去，把火球也一甩即滅，便被燒諸人身上，亂舞將去，不意那火及火球，只沾著一點被單角兒，便即滅熄。宮人們已被火球燒得不成模樣，大家通融補湊，才沒有光著身子的。因怕火球再來，才把這被單漫著門簾的。」素臣聽罷，仍令燒者，同文恩兩人，分送酒食。挨過一夜，到五更時，合宮發臭，太后急命焚香，卻總解不來那種惡臭。須臾，宮人中有觸穢倒地，吐沫不醒者。太后、正妃俱嘔了滿床，連太子、側妃都觸起噁心，幾乎要嘔。太后已是發暈，素臣聞知，忙把水安息送進，燒將起來，穢氣盡去，俱各清醒。太后道：「水安息我有一罐，藏在那裡，快取出來，不要單燒掉文先生的。」正妃也有一罐，遂都取將來，分給內外焚燒，把素臣的仍復送還。無奈香一燒完，穢臭即起。太子道：「若要不住的燒，如何有這許多香？各人挖些，搽在鼻孔裡去，看是如何？」當下太子、側妃如法一試，果不覺臭。因裝了四小袋，與太后等聞嗅，餘下的，都分與內宮人，搽封鼻孔。真個穢臭之氣，就不能入鼻。

不料一到黃昏，忽然滿屋都出糞蛆，緣台上壁，並鑽入人身上來，用手去抹，便是一手的臭糞。腳下爬起還可，梁間紛紛而下，滿頭滿臉亂落將來，都向眼眶耳竅中，如飛鑽進。宮人等俱愛清潔的，怎生當得，人人發嘔。有跑出房外，想掬院中化的冰水，揩洗頭面，空中便是一勺糞水，澆得頭面口眼之內，都是臭穢，情急哭喊。素臣忙把水安息送進焚燒，香煙到處，蛆蟲即化為水。燒了一會，滿屋煙氣，蛆蟲便全數消滅。素臣暗忖：效是靈效，但焚燒不可為繼！因想起被單之事，忙去拿來漫著房門，替出安息。怕自己房內也生糞蛆，趕回要燒，卻並沒一個。問玉奴道：「昨日我一出房，即有火球滾入；今日因何並沒蛆蟲？」玉奴道：

「是賽奴說的，火球怕文爺被單，爺身上捆的綢帛，敢也除得蛆蟲？因把做襪剩下的，拼湊起來，用線縫好，搭掛門簾之上，真個沒蛆蟲進房。

素臣似信不信的，忙脫下一件外衣，令玉奴並水安息，拿去文恩房裡燒掛。文恩房裡，只除文恩、單吉兩人沒被蛆蟲鑽咬，其餘俱滿身爬著，抹去一把，添上兩把，正在嘔穢噴亂。玉奴把香燒起，將衣搭掛當戶，不一會，已俱消除。因將香罐藏入袖中，走將回來，剛到半路，已被糞蛆攢滿，兩手灑抹，兩足奔跑，嘴裡叫喊救命。忽又劈頭臭糞，澆灌下來。覺著領頭裡直掛下去，由胸腹臍乳直流入兩股上去，慌得蹲在地下，極聲喊叫。素臣聽見，忙趕將去，怒目一喝，卻原是乾乾淨淨的頭面衣衫，毫無穢臭。玉奴驚怪起立，袖內取出香罐，交還素臣。一面跟著，一面伸手進去摸著臍乳各處，並沒蛆糞蹤影，好生詫異。剛走轉自己房簷之下，忽然天上落下一個人來。素臣拔出寶刀，一刀砍去。那人把手中寶劍急架，探下銅面道：「文爺無禮，奴乃熊飛娘也。」素臣大喜，忙請進房。卻見熊飛娘額上，朱書「文白」二字，忙問其故。飛娘道：「奴與丈夫，於十五日到京！正直三弟以神起義，丈夫便去料理攻城之事。奴知文爺入宮，便乘夜進來報信。那知一連兩夜，都找不出清寧宮影兒，一片黑氣漫漫，全沒路徑。外面多傳說，法王、真人布著天羅地網，捉住文爺，現在受那地獄的苦楚。奴雖不怕著他的道兒，卻不敢孟浪。今日想了一日，恐再遲了，有誤文爺大事！想起文爺那年除滅五通之事，叫丈夫把胸前朱書『邪不勝正』四字，又想不是文爺親筆，恐勝不得邪；故把心口、背心、額上，俱寫著文爺名字，拼命從黑霧中撞來。誰知有了朱書，黑霧便淺，路徑便有，到宮牆外，飛上牆頭，一路找來，見這院子全沒黑氣，怕是文爺所居，故便跳下。不料一跳下來，即遇文爺也！」素臣道：「熊姊說恐誤我大事，是見我困在此處，特來負我出去嗎？」飛娘道：「非也，宮中全賴文爺救護，怎反要負文爺出去？奴此來是為文爺家中危急，惟恐遲了誤事，故此拼命而來！」素臣大驚，汗出滿面，急問：「如何危急？」玉奴等亦皆失色聽。飛娘道：「奴進京來，在良鄉地方，撞著急報之人，料是朝中飛報，即便拿住，搜出書信，現在懷中，請文爺一看便知。」飛娘在懷取出，素臣慌忙接過，卻是兩封，心頭突突地跳著。開封，看上寫著：謀徑稟：文白於本月十三日已入都矣，自豐城至思恩，復自思恩至京，路逾萬里，按站亦須行三四月，而彼兩月內，已蕩平而回！且猛如毒蟒，詭如岑瀆，狡悍蟠結如大狗，各負險阻，而皆被屠滅於數日之內，此豈猶人力可敵？乃知謀前所獻質君劫母之計，為上策也！景府當此時勢，尚耽聲色，諸臣晨參，久未得見，必為文白所敗；惟視法王、真人法力何如耳？江西之師，於何日潛發，未得確音，懸念之至！彼得京中急信，或未及預料家事，便可取之若寄；然亦當陸續接應，全力制之。論者以李、郭、苗、劉為鑒，此不識敵人肺腑；難與審變！東宮、文白，性皆愚孝，分羹之言，絕裾之事，斷不忍出！李、郭、苗、劉，皆無謀之輩，其取固宜！今募府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君母在握，操縱自由，紛紜之論，庸足信哉！西山根本之地，宿衛單弱，竊為寒心，便宜調河南少林寺僧防守，並請國師護持。倘文蹶而景安，則仍如前議也。謹稟大將軍麾下十月十五日已刻單謀具素臣約略看完，急問：「熊姊所說家中危急，可專為此字？或另有所聞？」飛娘道：「別無所聞。因賊人發師，家中無備，必至震驚，故特來報知。」素臣心略安定，再細看那封，詞意大同小異，惟後面落款寫著「敵爺九千歲，即陛下」字樣，及囑速去結連安南、日本耳。素臣看完，又喜，又憂，又怒，又急；憂的是單謀大有機謀；怒的是九千歲即陛下字樣；喜的是西山根本之句；急的是江西之師。因向飛娘說道：「我向在廣西，已猜有此著，令張順等分兵回豐城去。但那時尚在懸揣，所分這兵，僅可持守。今既得此書全力之信，必須添兵方好。請問島中有幾位到此？」飛娘道：「文爺遠慮，已經料及，這便不妨事了。聖駕現在山東島中，況大元帥傳檄各島護駕，故不能多著人來。護龍島現請衛嬪子暫攝，愚夫婦才得回來。鐵叔不能自來，故遣舍妹來此。」素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要屈賢姊妹兩人赴江西救援，熊姊可騎我黃馬去，兩日夜即可趕到。令妹隨後而往。豐城民情，必能堅守，再有韋杰等回去號召，可以無虞。但單謀既以劫母為上策，而欲制以人臣，賢姊至彼，與吉於公商酌，相機而行。大概以堅守為主，必賊人實有間可乘，方可出奇制勝，然必立於不敗之地，斷不可稍存僥倖之見，致誤大事。總俟京中大局一定，即瓦解也。外面義兵，氣局何如？曾否交戰？有無勝敗？此處兵將大半受傷，又被邪術所困，合宮之人，如陷坑阱，我只一人，不能分身出去，撥草尋蛇，得其要領，設法鏟除，可囑咐以神，俟金硯一至，即令訪探妖僧道等於何處結壇作法，報我知道。我作一柬帖帶與，令其照帖行事。但金硯不比熊姊天生正氣，恐不能破此羅網而入。今仿恩姊之說，脫裡衫一件，於前後心親筆朱書我名，令其穿著，或得到此，即萬幸矣！」飛娘道：「有文爺裡衫親筆朱字，定得到此。外面義兵，半屬無紀之師，有幾個謀勇之士，都憂兵少、沒攻城器具的虧，幸喜他也空守不戰，故尚未見勝負。

素臣寫起東帖，脫下裡衣，寫好朱字，交付飛娘。飛娘便要辭去，素臣道：「恩姊即入宮中，無不見太后、東宮之禮！」因領至太后房外，令宮人奏知。太后等聞有外應，喜不可言，忙傳進見，並請素臣入房。飛娘朝見過，素臣細述前事，並呈上單謀書信。東宮道：「國家多故，累及太夫人都受驚恐，寡人不安極矣！飛娘此來，可助先生一臂，今為太夫人而去，寡人自難強留！但不識定於何時？額上朱書，又屬何故？」飛娘方知額上朱書未定於保時？額上朱書，又屬何故？」飛娘方知額上朱書未去，好生惶恐，因奏知其故，道：「見過太后殿下，此刻即行，不敢遲誤！」太子暗暗點頭道：「素知賢夫婦忠勇，為國盡力，今賢夫既起義兵，夫人又赴文先生之急，當加優賞，以酬勞德！但勿卒中，無以藉手，奈何？」真妃忙解下身上軟甲賜之，道：「物輕意重，願夫人勿哂也！」飛娘拜受，穿起軟甲，即便拜辭。太后囑候水夫人；太子亦作揖懇托請安，真妃亦斂衽萬福，托候水夫人金安，並問候璇姑安好。素臣跪地泣拜道：「老母之命，交托賢姊矣！」飛娘道：「文爺休要把奴折壞，奴此去自當盡心竭力，伏侍太夫人也！」拜畢，同起，太子、真妃俱送出房。

飛娘戴上銅面，望空一躍，寂然不見。太子驚歎道：「古稱精精、空空、豈過是哉！先生既有預備，再有此等異人前往，萬無他慮，望先生寬懷，勿為憂念！」素臣泣謝而出。太子回房，述知飛娘之去疾如飛鳥，與太后、真妃正在歎異，只見宮人中忽然哭喊，說是地下尖刀戳起，腳底生疼。太子道：「胡說！現有被單漫在當戶，邪術怎能進房？那知一個哭起，即連一連二的哭喊。太子定睛看時，果見地板之下，尖刀東起西出，宮人們避過這把，踏著那把，跌倒去，便向身上戳來。初時尚短，過後漸長；初時尚少，過後漸多；滿地灑血，滿房嚎哭。太子、真妃忙上床盤坐，各擁抱著太后、正妃，剛抱上膝，既有尖刀從床下戳出，虧抱得快，沒有戳著。房內宮人，跑躲哭喊，其聲震天。素臣尚未至房，慌忙轉身問故。太子道：「先生快進房一救！」素臣掀開被單，跨入房內，刀尖齊滅。宮人已小半受傷。站立不住，坐地哭泣。太子道：「先生，妖術如此利害，被單當戶漫著，又在地底戳起，為之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且把被單鋪在地下，令宮人們都向被單上站，看是如何？房中有七八十宮人，兩條被單雖甚長闊，卻還擠立不下。太子命有力者，把受傷之人，馱在背上。素臣轉身回房，房裡亦起哭聲，急趕進去，刀尖隨滅，已有戳穿鞋底，腳破流血者。素臣急把拼補的綢帛，鋪放在下，復取太子及自己榻上棉被、棉褥、氈毯之類，俱令鋪地。每榻上被，雖只有兩三條，褥子、褥單、氈毯，卻有七八條，所餘甚多。想著太后房中背負之人，終非長策，文恩屋內終亦不免；一面先卷兩床被褥，向太后房裡來。那知走到半路，只聽太后房中一片哭聲，已是驚疑，又聽得自己房中哭聲亦起。暗付：此法不效，兩房宮人如何兼顧？再遠遠聽見外邊哭聲，情知亦為此故。又氣又急，弄得三屍直爆，六神無主！正是：

尊卑雖有君臣異，誼力還從性學分。

總評：

八字動功能解奇冷，惜除素臣而外，許多人都不懂得，雖有修養宮人，如何個個替他擺弄。妙有習做頑耍一法，方能支持過去。誰知冷已過去，熱復漸來。冷熱全消，臭穢又至，蛆龍鬼怪，百計斷纏。雖雲妖術，然層出不窮，以困清寧清。試文白晝夜叫號，內外奔波，亦幾幾疲於奔命矣。

宵光解暑，一用於苗峒，再用於護宮，玄陰老姥之賜，正為護官。可是二珠之用，非僅為峒中夜行、繞城而走，乃次初潛入赤身，燭照毒龍，宵光居其功而不及解暑也。以後救駕之功無需乎此，故急急索還，而有素臣落海之事。事畢見還神姥，定欺我哉。臭穢蛆蟲、小龍鬼怪，一不能勝，則諸邪立破，惟妖術惑人，其意必求一驗，故每每盡出其技而已。然諸般幻術尚有妖人傳授

心法，達賴喇嘛之龍虎火蓬，非盡由於臆造。至於庭中巨石硃書西山二字，環而咒之，則伎倆已窮，為惑之者塞責地步而已。

寫蛆蟲小龍如許熱鬧，作者之筆，妙固足以達之，而亦以見清寧宮內男男女女驚駭躲避。一般熱鬧，非比蛇影杯弓，僅緣幻想，生出幻相。而邪不勝正之本旨，亦愈逼而愈顯。

認定邪不勝王四字，即不必素臣親筆抵禦，蓋宮男女俱有擒妖捉怪本領，試觀真妃拔出雙刀，望著鬼怪活命亂砍，而宮中人有武藝膽量者，亦便趁勢砍斫。可知天下妖術害人，多由於誤認。真妃此番作用，太子親見，異日滅除釋老，志快行果，實徑此時之效驗，故能同德一心，拔萬世蟠結之毒，否則素臣未必能行其志。而二氏遭此大創，其為禍益烈於將來矣。

自廣西起程，六日而至京師。對此鞠凶，心力交瘁，不意單謀奇計，勸出江西之師以劫老母，奸人之不容思至於如此，天幸飛娘從空而下，豐城民情必能堅守，但不赴援，非特素臣不安，即太子亦心歉萬分矣。望空一躍，寂然不見，豈惟六日而行八千里哉，神乎技矣。